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

文化越境的 行旅

蔡 震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

文化越境的行旅

蔡 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越境的行旅: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蔡震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3

ISBN 7-5039-2708-9

I. 文… II. 蔡… III. 郭沫若 (1892~1978)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662 号

文化越境的行旅

——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

著 者 蔡 震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08-9/G·49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引子 /1

上篇 留学篇

第一章 在印象与感动中走进日本 /5

第一节 东渡之初的日本印象 /7

第二节 感悟中的变化 /14

第三节 弃医从文与日本民族的“觉醒期” /24

第四节 “鱼儿”在少女的泪池中苏活 /29

第二章 “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 /41

第一节 博多湾：“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42

第二节 从女性创世神话走来的《女神》世界 /51

第三节 感念大自然：“东方的情调” /62

第四节 “置身在这伟大的时空间” /69

第五节 “单色的想象” /75

第三章 “两片嫩叶”

——学术文化思考从这里开始 / 86

第一节 一个与时潮不大合拍的声音 / 88

第二节 “我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 93

第三节 “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 / 99

第四节 文化选择与文化中介 / 107

第四章 浪漫主义的“狂风暴雨” / 115

第一节 “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 / 116

第二节 “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 / 125

第三节 “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 / 131

第四节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 / 139

第五章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148

第一节 人生方向标的转换 / 149

第二节 “桌子们开始跳舞起来” / 159

第三节 我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 / 168

第四节 参破了“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 / 177

下篇 流亡篇

第六章 “去国十年余泪血” / 187

第一节 落脚江户川畔

——一个“太顺利”的开始 / 187

第二节 “我是中国人” / 196

第三节 沉浸在书斋安贫乐道 / 203

第四节 找回叱咤风云的感觉 / 213

第七章 在记忆与反思中守望 /225

第一节 “减轻我记忆的负担”

——特定心境的文本写作/225

第二节 我“倒还‘隐’不下去”

——承前启后的文学活动/233

第三节 “接受资本主义文化”

——对日本的思考/242

第八章 文学圈内的交往 /251

第一节 藤森成吉

——师生谊与同行交/252

第二节 村松梢风

——“骚人”留下遗憾/258

第三节 谷崎润一郎：他是“中国的森鸥外”/266

第四节 残存的记忆片段 /273

第九章 结缘文求堂 /280

第一节 拂去历史的尘埃 /281

第二节 出版与学术 /288

第三节 经济关系与人情往来 /297

第十章 落寞中的人际关系谱 /311

第一节 拓片·藏品·学者 /311

第二节 兰花博士·生鱼片·青铜雕像 /319

第三节 “受知西原寺公望”

——空穴来风？/330

尾声 “登舟三宿见旌旗” /340

附录一 关于《樱花书简》的正误 /348

附录二 《题扇五首》写于何时? /357

附录三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若干史料、史事的考辨 /362

后记 /375

引 子

1914年新年刚过，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釜山，22岁的郭开贞登上一艘开往日本的海轮。穿过朝鲜海峡、对马海峡，对面就是日本的九州岛。

此前，郭开贞在天津参加了陆军军医学校的复试，他自己感觉考得并不好，但还是被学校录取了。那时的年轻学子能考进这样一所学校，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完成学业后的前途已经有了保证。但是，郭开贞满脑子想的只是“奋飞”——到国外去留学。事实上，还在成都读中学时，他的头脑里就装上了这两个字。赴天津应试，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离开蜀中闭塞之地的机缘。所以，当他乘坐的江轮从重庆沿江而下驶出夔门的那一刻，郭开贞的心已经像一个系不住的风筝，随风而起，放飞开去。

其实不独是郭开贞，那时的许多青年学子都怀有同样的渴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古老国度落后、封闭、日渐衰颓的现状使他们感觉到了深深的失望。求新学无路，报效国家无门，于是，像自己前面那些先行者们一样，他们把目光瞄准了海外。最好是去欧美，其次是去日本，去寻找一个年轻人浪漫的梦想。

放着考上的学校不去，反倒要去日本留学，家里大概不可

能为郭开贞负担这笔费用。幸运的是，大哥郭开文能够理解八弟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他拿出积蓄资助开贞赴日本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半年至多一年内考上官费留学，自己去走接下去的路。

当海轮驶离釜山港时，郭开贞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反到有种义无反顾的轻松。今后的路要自己去开拓，他有这样的自信心。

郭开贞的确算得上轻松赴东瀛，虽说去留学，他甚至连带几本书，只有一套喜爱的《昭明文选》放在手边。因为他去日本是准备读洋书的，是想借就读于日本的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习一技，长一艺”，以图报效国家。这个东瀛岛国在他那时的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从东方文化走进西方文化的踏板、桥梁。

这时的郭开贞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此一去，就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后二十年之久。从弱冠之际到不惑之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那里。那称得上是一段激情四溢的流金岁月，郭开贞成为了郭沫若，郭沫若让令世人瞩目的光彩、辉煌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那又是一段爱与恨交织、欢乐与郁闷并行的岁月，二十年的人生沧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释怀的苦涩、愤懑，甚至刻骨铭心的痛楚。

郭沫若曾在自传前言中写下这样一些话：我“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也可以说有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确实，在一段已经渐渐远去的特定历史时期，郭沫若的日本生涯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时段，它们也见证着两个民族之间时代关系的一个侧面，更见证着两种文化之间在那一时代的交流。



上篇

留学篇

第一章 在印象与感动中 走进日本

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①

我本来学的是医科，……但终究跑到文学的道路上来。所以致此的原因，我的听觉不敏固然是一个，但博多的风光富有诗味，怕是更重要的一个吧。

在学生时代对着博多湾时常发些诗思，我的《女神》和《星空》两个集子，都是在博多湾边写的。^②

有一个时期，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统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在我的头上践踏的一样。但我应该感谢这种马靴，我应该感谢那条死巷，我应该感谢那样位置着可以任人穿堂而过的家，是它们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

① 《三叶集》，第16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初版。（本书以下引文注释凡出自郭沫若著作，均略去著者名。）

② 《追怀博多》，《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本书以下引文注释凡出自《郭沫若全集》，均略去出版社及版次。）

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①

我的青春的一半是在日本度过的。我对于日本有第二故乡的感觉，这倒不是有意夸张。^②

这是郭沫若于不同时期写下的几段文字，所写的都是他对于在日本时期生活的感受、印象以及表达出的或恋或愤的情思。也许是落笔时的心境不同，亦或是落笔时的着眼点不同，它们表达出来的感觉和感情竟然那样大相径庭，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吧。用爱恨交织来从感情层面上概括郭沫若与日本的关系应该还是比较贴切的，那里既是他寻找到了青春梦想的地方，也是他在蹉跎岁月中蒙受精神磨难的地方。

对于郭沫若与日本、与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很难一言以蔽之，也不是用情感上的爱恨好恶可以描述得尽的。他在日本前后二十年期间，身份有所变化（从学生、诗人到政治流亡者、学者），专注的事业有所不同（经历了学习医学、从事文学创作到进行学术研究的变化），浸入到日本社会的层面和程度深浅不一（包括婚恋家庭以及人际交往的范围不同），它们使得这样一种关系不断在经历着变化，表现着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属于郭沫若个人命运的这一关系的背景，又是交织、纠缠在两个民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范畴里，所以更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但无论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情势里，这种个人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于郭沫若的人生之旅在实际上都是发生了相当作用甚至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也可以说，它们为郭沫若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一个镌刻下历史和

① 《我是中国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356页。

② 《立春前夜话撒豆》，1964年2月23日日本《读卖新闻》，见《郭沫若研究》第12辑。

文化的印痕。

相对于1928年以后在日本过着一种流亡者生活所需要的低调、隐忍，郭沫若在留学时期与日本的关系，无论是在个人感情的层面还是在文化理性的层面，都表现得直截了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最初这种关系的构成，应该是体现在他的日本印象中，他是从印象的感动中去开始认识日本的。这些印象反映了郭沫若对日本逐渐有了怎样的了解和认知，而后一步步走近了这个民族，走进了这个社会。

第一节 东渡之初的日本印象

尽管自己的大哥、五哥都曾留学日本，郭沫若从他们那里对于日本已经有所了解，但是东渡之前，那至多不过是一些停留在文字上的、口传的、浮光掠影式的东西。到了日本以后，郭沫若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对于日本有了最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初来乍到，他对于日本的一切自然是充满了好奇感、新鲜感，也必然会由此生发出一个年轻学子踏进另一个国度，接触别一种文化时最初的感觉和评判。尽管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可能还是肤浅的、片面的，但是从在国内也应该算是偏远闭塞之地的巴蜀小镇骤然来到一个正处于生机勃勃发展着的陌生的国度，郭沫若所感受到的日本，肯定会在他的脑海中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与感触。

回顾郭沫若这最初的日本印象和他对日本的这些认识、评价，应该是饶有深意的，因为它们预示了郭沫若是不是能够真的走进这个社会，以及他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期盼、什么样的追求，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走进日本开始他的留学生涯的。可惜的是，在郭沫若的自传中独独缺少了对这一

段生活的回忆。虽然《学生时代》的叙述写到了他进入大学以后的一部分生活片段，弥补了《反正前后》到《创造十年》之间的缺失，但进入大学之前的生活经历完全是“脱了节的”，惟有从他来日本初期的一些家书（即《樱花书简》）和后来所写的少数几篇回忆文章（如《自然底追怀》）中，我们还可以一瞥他的日本印象；虽然只是一些零散的断片，也还能对于他此段的生活经历有些许了解。

从郭沫若早期家书中写到日本的那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日本社会发展的现状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并且表现出赞慕之意。

实际上，还在到日本之前，郭沫若就已经在从东北沈阳到朝鲜釜山的旅途上对日本有了最初的直观的感受，那是在乘上日本人经营的安奉铁路的列车时。

从北京到沈阳，郭沫若也是乘坐火车，与刚刚乘坐过的京奉铁路列车相比，他吃惊地感到“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以致他疑心是错上了一等车厢。“铁路沿线的地面也是租借给了日本，整理得秩序井然”，“和旧了的京奉铁路比较起来，觉得中国实在是颓废得不堪”。^①这种对比中的反差所给予郭沫若的刺激是如此强烈，尽管其中包含着隐隐的刺痛，他还是在写下这段回忆的文字时用了“乐园”一词在标题中（《乐园外的苹果》）。

甫到东京，郭沫若就在一封家书中称赞了他感受到的日本：“此邦俗尚勤俭淡泊，清洁可风。”^②在他看来，日本有许多方面都是值得效仿的。他发现，日本的学校从小学到高等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在校外，“日人设会讲习游泳法，大小学生

① 《乐园外的苹果》，《豕蹄》，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10月版。

② 《樱花书简》，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以下同）。

多人会者”。这使得大中小学生，无不体魄健壮，“均有赳赳武夫之概”。对于在日本正成为时尚运动的登山，郭沫若也特别赞赏。他在家书中写道：“欧洲人最喜登山，近来日本亦大奖励此举”，登山“于精神修养及体魄健全上皆有莫大之影响也”。^①他不止一次在信中劝父母一定去登峨眉山，而且要带上弟弟和侄儿，以“令弟侄增长无限志气”。日本“新闻杂志”上的“写真插画”是国内所没有的，郭沫若感到新鲜有趣，并意欲“择定一两种，按月寄归，以娱二老，并以开通乡间风气，增广见闻也”。^②他从日本过年的习俗和方式中既感受到热闹的气氛，同时注意到人们“家中享用，殊甚简朴”，“劳动者流，绝无聚赌事，一切生理，亦不停闭，转以年始为热闹，此与吾乡甚相反也”。^③

作为一个外来者，而且是一个学生，郭沫若所接触和感觉到的显然只是日本社会点点滴滴的侧影、剪影，但是可以肯定，他此时主要是用着欣赏与索求的目光来审视这里的一切。正如他在家书中写到的：日本人“体魄既壮，而于科学方面，又非常进步。近数年来，竟駸駸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吾国所素指为小鬼而耻不屑道者，方兴之焰，正未可艾也”^④。比郭沫若早两个月来到日本留学，后来彼此成为同道挚友的郁达夫，关于自己留学时期的日本印象写过这样一段文字：“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

① 《樱花书简》，第126页。

② 同上，第107页。

③ 同上，第113页。

④ 同上，第121页。

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① 这同郭沫若初来日本的感受几乎是相同的。当然，郭沫若这些包含了从与国内的社会现实对比而生发的印象和感慨，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于发展中的日本所呈现的强盛之态的欣羨、赞叹，实际上也就是在他心里埋下的一种期望和憧憬；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一层出自弱国子民心底的隐忧——忧患于国势的日益衰颓不振。只是他似乎还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初来乍到的兴奋让一切都增添了几分美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沫若把他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初步印象、直观感觉渐渐提升为一个理性的思考：“最近半世纪的日本，从封建社会脱胎了出来的资本制度下的日本，其进步之速度真有点惊人。欧美演进了两三百年间的历程，她在五十年间便赶上了。要说是飞跃，的确是值得称之为飞跃。”“欧美人示例在先，日本人在‘日本’这个实验室中，委实是把资本主义实验成功了。”“近代的文化不能不说是资本制度的产物。文化上的一个分野——文艺，在近代资本制度下的绚烂的发展，较诸中世纪以前的各个时代，无论在量上质上，都是可以骇异的。而日本的近代文艺和她的全般的社会机构一样，同一是在飞跃。”^② 当然，这是他多年之后说的话，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理出一个郭沫若了解、认识日本过程的思路。

郭沫若对于他所到之处的自然风物的亲近与喜爱，在他的日本印象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樱花书简》中，他多次叙述、描写了所见所闻的日本风光景物、

^① 《雪夜》，《郁达夫文集》第4卷，第9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1月版。

^② 《日本短篇小说·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3月初版。